

奧運會傳遞火炬及聖火點燃儀式 意義之探討

黃建松 許光熙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奧運會傳遞火炬及聖火點燃儀式所隱含的意義，這些儀式在古代奧運會及現代奧運會都是相當重要的慶典活動。古代奧運會是一項充滿宗教信仰的慶典活動，人們藉由奧運會以及祭祀活動，向希臘眾神表達敬畏之心、崇拜之意。其中傳遞火炬及聖火點燃更是人類將舉辦奧運會的訊息傳達給眾神的一項重要儀式，尤其是紀念希臘神話中將火帶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傳遞火炬更是和平的象徵。奧運會經過千餘年的沉睡之後，於 1896 年再次重現在世人眼前，雖然不再像古代奧運會那麼具有宗教色彩，但是 1936 年柏林奧運正式將火炬接力納為正式活動，此項活動也意味著現代奧運會將延續古代奧運會精神。然而，歷屆奧運會的火炬接力活動也都呈現出時代性及地方性特色，透過全球火炬的接力，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並祈求世界和平。開幕儀式中精心策劃的聖火點燃典禮，當全球目光凝聚於點燃聖火同時，同時也向世人傳達一些重要議題。

關鍵字：奧運會、傳遞火炬、聖火點燃

壹、前言

自 1896 年現代奧運會舉行以來，早期乏人問津，雖然嘗試與世界博覽會一起舉行以提高知名度，但最後還是失敗，甚至在 1936 年柏林奧運會成爲希特勒 (Hitler) 宣揚政治意識的附屬品 (湯銘新, 2004; Nixon & Frey, 1996)。縱使賽會規模日漸龐大，但還是擺脫不了舉債進行的窘境，直到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透過成功的商業贊助，終於讓現代奧運會穩定發展，開啓另一個嶄新的面貌。

現代奧運會的焦點不只是運動員間的競賽，或是主辦城市新穎的建設，有許多的典禮儀式活動在奧運會上意義非凡，令人印象深刻。對於奧運會擁護者和史學家而言，奧運會的儀式和禮儀引人入勝著迷不已，現代奧運復興運動的拓荒者，從想像的古代儀式中汲取出一些靈感，創造及發展出屬於現代奧運的儀式和禮儀 (吳俊宏, 2004)，現代奧運會開幕及閉幕典禮就被視爲是一個可以展現慶典、紀念會內涵元素、文化和藝術的場合 (許立宏, 2004)。不只是開幕及閉幕儀式，現代奧運會有不少儀式活動還是沿續古代奧運會，當然也存在著一些新世代概念。即使現代奧運會與古代奧運會的規模及舉辦形態存在差異性，每一屆奧運會在各方面都在改變，也會展現出一些創新的儀式活動。

有不少現代奧運會的儀式來自於古代奧運的概念，奧運會期間所進行的各項儀式，都富有意義非凡的神聖意義，經過千年這些儀式再次重現。其實，宗教儀式及神話是密不可分，神話最初實現於儀式活動本身，儀式活動仿佛再現神話中的事件和形象，從而把它們轉移至現實 (李樹怡, 1994)。Durantez (1988)指出，傳遞火炬的儀式在古希臘已有舉行，並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點燃聖火，象徵著一種祭拜宗教的崇高儀式。然而，現代奧運會的儀式活動中，傳遞火炬的活動最受矚目，開幕典禮上點燃聖火儀式更是壓軸，不管是點燃的方式，還是點燃聖火的人選，主辦單位無不保密到底，營造出一種神秘感。那麼，傳遞火炬儀式在古代奧運會究竟象徵著什麼宗教意義？現代奧運會中點燃聖火及傳遞火炬儀式，是最富古代奧運會氣氛的儀式活動，然而，這項具有意義性的活動，隨著現代奧運會的發展，注入不少新的元素後，演變迄今產生那些變化？皆是本文主要探討的主題。

貳、古代奧運會聖火起源及傳遞火炬之意義

一、奧運起源於宗教，儀式活動敬神明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信念和儀式在於關心人類的存在問題，具有人類生命及文化意義上的實踐，是一種神聖及超自然的領域 (Coakly, 2003)。追隨或支持宗教者將神聖的物體賦予特別的象徵及意義，並且相信這些神聖物體的正當性，藉由舉辦典禮和宗教儀式

(ritual) 來表達崇敬之心(Nixon & Frey, 1996), 然而, 宗教儀式就是一種社會活動, 出現人類有關神聖的形式, 人類在宗教行為中, 形成思維、感覺及行動的規範(藍采風, 2000)。就像古代奧運會的舉行, 主要就是一種向神祭祀的宗教活動, 將比賽奉獻給宙斯(Zeus), 祭司在神殿前點燃聖火, 祈禱請眾神觀賞, 獻祭宣示之後便開始比賽(徐僑珮, 2004; 李樹怡, 1994; McComb, 2004)。雖然有許多的古老宗教儀式, 隨著古代奧運會的沒落而逐漸被人遺忘, 但是經由現代奧運會的復興, 加上有心人士的努力之下, 一些古代奧運會的宗教儀式活動, 能夠再次重現在現代奧運會中, 例如: 於神殿前沿用古法向太陽取得聖火、火炬傳遞活動、獲勝者獲頒橄欖樹枝桂冠.....等等, 喚起人們想像古代奧運會的盛況以及所賦予的神聖意義。

二、古老神話現奧運, 傳遞火炬籲和平

希臘神話故事中有提到, 火是由普羅米修士(Prometheus)帶來, 神聖的火苗不可侵犯, 並且在希臘重要的神廟前永不熄滅。古代奧運會是在奧林匹亞神殿前來舉行, 於宙斯和希拉(Hera)廟前點燃聖火, 如今雖然這些神廟前已空無一物, 但是現在聖火點燃的儀式仍然在希拉廟前舉行, 希望能夠讓人喚起古代的回憶(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02)。

在古希臘有持火炬賽跑的競賽, 主要在紀念一些神明, 其中包括普羅米修士。而賽跑競賽就是為了紀念將火偷給人類的普羅米修士, 帶給人類智慧及知識(IOC, 2002)。甚至有些賽會會將火炬接力賽跑作為開幕賽, 以火把作為接力棒, 首先抵達終點且火未熄滅隊伍, 將享有點燃祭壇聖火的殊榮(吳妍蓉, 2004)。

根據古代奧運會的傳統, 比賽日期一經決定後, 必須依循希臘古禮, 先請祭司在奧林匹亞宙斯神殿的祭壇前點燃火種, 然後由頭戴橄欖王冠持火炬的傳訊者會在奧運會開始前, 從伊利斯(Elis)跑到各個城邦宣布比賽時間, 並告知各參賽的城邦幫主必須依照停戰協定休戰, 積極準備參加奧運競技相關事宜, 而因此這把火炬被稱為「和平之火」, 它是傳遞和平、手足情誼與團結信息的象徵(謝棟樑, 2004; IOC, 2002)。

參、現代奧運會火炬接力之起源及意義

一、傳遞火炬傳千年, 重現奧運續千年

現代奧運會傳遞火炬的儀式雖然與古代大為不同, 但是其意義是相同的。傳遞聖火在於鼓勵全世界人類放下武器前往觀賞奧運會, 雖然這項儀式在現代奧運會與古代奧運會兩者間已有所偏離, 但是這些儀式也在強調兩者間有一些深遠的關聯性(IOC, 2002)。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首次出現傳遞火炬活動，1936 年柏林奧運籌備委員會主席卡·丁姆 (Carl Diem) 提出由希臘奧林匹亞舉行聖火點燃，並透過傳遞火炬到奧運主辦國家的整個儀式活動，列為往後舉辦奧運會的正式活動(湯銘新，2004；Toohey & Veal, 2000)。聖火火種來自奧林匹亞，採火炬接力的方式從奧林匹亞傳到主辦國，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也表現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源於古代奧運會(季一德，2000)。經由接力傳遞到世界各地，以彰顯奧林匹克精神的復活與世界和平的祈願。如今已有人造衛星傳遞日光引燃聖火，但是，這種尊古精神是一直不變的，也是現今各種類型運動會開幕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節目，深具薪火相傳的意義(卓俊伶，1989)。遵循古代奧運會於老舊的奧林匹克遺址中，以聚光鏡反射陽光而生成的聖火，彷彿是太陽神阿波羅獻給人類復興奧運會的禮物，雖然往日盛況不再，依然具有濃厚的文化傳承意味。

籌辦單位費盡心思安排傳遞火炬的人選，並經過精心設計，皆有特殊訴求及時空意義，就連前奧會主席薩瑪蘭奇 (Samaranch) 也在他的故鄉巴塞隆納舉辦 1992 年奧運會時，參與該屆的火炬接力。2004 年雅典奧運，希臘境內的傳遞火炬隊員都具代表性，譬如隊員中至少有歐盟 25 個會員國國籍的跑者，以示歐洲人的團結；如果傳遞火炬時，前者為回教徒，後者就應該是基督教徒，藉由火炬來傳遞友誼、善意、團結及和解的工具(謝棟樑，2004)。新世代的奧運會，原本象徵和平的火炬，其所代表的意義變得更加廣泛，火炬本身的設計不僅展現科技化及文化性，火把的材質更以環保素材製成，融入全球共同關切的環保議題。

二、現代奧運會新創意，傳遞火炬新意義

火炬在奧林匹亞點燃後，經由一個人的手交到另一個人的手，傳遍世界各地不同國籍、語言、宗教、種族的年輕人透過火炬彼此產生交集，共同表達奧運會的宗教象徵(毛乾洽，1993)。自 1936 年開始傳遞火炬以來，傳遞火炬的距離越來越長，參與火炬接力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每一屆總會出現別出心裁的方式，表達意義非凡的理念。1968 年墨西哥奧運會，火炬由游泳選手接力帶上岸，象徵著歐洲文化四世紀前由同胞手中帶來，最後由墨西哥運動員巴塞里奧 (Basilio) 舉聖火入會場，象徵著女子得自由進入奧林匹克運動，而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火炬經由安普里亞斯 (Ampurias) 的加泰隆港 (the Catalan port) 進入西班牙，這也是 26 個世紀以前福基斯語 (Phocian) 希臘人攜帶大量文化之無價遺產，就是該半島的登陸地點(湯銘新，2004；毛乾洽，1993；IOC, 2002)。1988 年漢城奧運傳遞聖火旅程中，重現古希臘戰船來運送聖火(李玉芳，1988)，並且在開幕典禮時，由曾在 1936 年柏林奧運會代表日本參加馬拉松並贏得金牌的韓國人孫基禎 (Sohn Kee Chung)，手持奧運會聖火跑進漢城奧林匹克體育場，當他把聖火交給第 10 屆亞運會獲得 3 面金牌的 18 歲田徑女將林春愛，象徵傳承薪火的意義(何長領，2001)。另外，2000 年

雪梨奧運會也突破空間上的限制，展現出澳洲充滿海洋熱情的一面，首次大膽嘗試在水下進行火炬傳遞的創新做法，令人對澳洲如此大膽的方式留下印象深刻，而且在開幕典禮上更安排 4 位傑出的女運動員在會場傳遞聖火，慶祝女性運動員參加奧運百週年。

肆、現代奧運會點燃聖火儀式意義

一、點燃聖火在奧運，揭開序幕現榮耀

聖火傳遞儀式的重頭戲，就是開幕儀式中點燃聖火的壓軸好戲，除了對點燃聖火者極度保密外，精心設計的聖火點燃方式更令大家非常期待。早在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開幕會場上，已有聖火台的出現，1932 年洛杉磯奧運會正式在會場中進行點燃聖火儀式，1936 柏林奧運會開始將開幕儀式中點燃聖火列為正式活動（湯銘新，2004；IOC, 2002）。早期點燃聖火儀式不像現在那麼受到矚目，隨著各屆奧運會在開幕儀式中精采的表演活動外，點燃聖火儀式也漸漸成為開幕典禮的重頭大戲，結合現代科技、傳統文化、國家歷史、創新突破的方式，並且為了傳達一些現今全球所關切的重要議題，將會安排一些特殊人物來點燃聖火，例如：種族、性別、身體失能者……等等，將整個活動帶到最高潮。

二、百年奧運聖火興，非凡創意顯新意

開幕儀式中最後點燃聖火的重頭戲，反映出時代性的重要意義，主辦單位所欲宣揚的理念。1964 年東京奧運會由阪井義則 (Yoshinori Sakai) 這個原子彈投擲廣島當天出生的嬰兒，擔任點燃聖火的儀式，以祈世界和平；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火炬在開幕中戲劇化的方式點燃聖火，由兩屆殘障奧運中獲射箭獎牌的雷波路 (Rebollo) 從輪椅上站起來用箭接過火種，對準聖火台射出點燃火燄，主辦單位獨特的活動設計，博得觀眾的一致好評（湯銘新，1998；IOC, 2002）。

1996 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典禮由前世界拳王阿里 (Ali) 點燃聖火，他可算是全世界最推崇的運動員，也曾在 1960 年羅馬奧運為美國獲得一面金牌，阿里用顫抖的雙手點燃聖火，詮釋了「重在參加」的道理（王成、田雨普，2006）。而 2000 年雪梨奧運由原住民運動員芙莉曼 (Freeman) 來點燃聖火，種族議題頓時成為大會的焦點（Phillips & Magdalinski, 2003），水火同融點燃聖火的畫面，展現出高科技的技術，在開幕典禮中，發揮如此新奇的想像力及獨特創意，令觀眾嘖嘖稱奇，更為這項具有傳承古代奧運會的儀式活動添加更多意義。

三、商業帶來新格局，神聖意義漸式微

自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始，商業包裝正式邁入現代奧運會，許多儀式活動過於鋪張的作法，反而讓人忽視此項儀式活動所代表的真正涵義，所欲表達的意義及理念反而變質，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聖火傳遞過程採付費方式，就是一種令人擔心的想法。當時如果要在美國境內傳遞聖火，則必須繳交 3000 美元，這樣的作法引起希臘奧會委員的反對，引起雙方的不悅，最後奧會主席薩瑪蘭奇出面調解，但傳遞聖火的神聖意義失色不少(Hill, 1996)。而雅典籌備會為熱烈慶祝奧運首次回娘家，不顧國際奧委會「縮減火把接力國數目以節省經費」的勸告，仍然堅持擴大舉行火炬接力活動（謝棟樑，2004）。奧運會的儀式活動已缺乏像古代奧運會一樣的宗教意義，當宗教與運動分離後，一切關於運動的儀式活動，在商業化之下已漸漸式微，只剩下愉樂性及藝術價值，使得這些活動流於形式。

伍、結語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行，主要是一種宗教祭祀的儀式，由於對神產生敬畏及崇拜，開始將一些神話融入儀式活動並賦予特殊含義。傳遞火炬儀式除了紀念普羅米修士，也傳達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的信息，吸引各地民眾前來觀賞奧運會，人們藉此機會團聚在一起，並討論共同事務及交流作用，藉由參與這場盛典，產生一種宗教信仰的凝聚力量。

然而，沉睡千餘年的古代奧運會，經過眾多考古學家及奧運會推崇者的努力下，終於在 19 世紀末再次舉辦。雖然現代奧運會不像古代奧運會那麼有強烈的宗教意涵，但是有些儀式活動還是將遵循古代奧運會，而傳遞火炬儀式最容易讓人聯想起古代奧運會的盛況。雖然古代與現代奧運會舉辦的型態及模式已大不相同，但是傳遞火炬儀式所代表的意義仍然存在，古希臘藉由傳遞火炬，宣佈停戰協定，現在則透過火炬接力，拉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希望人類能夠和平共存，將奧林匹克精神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現代奧運會的發展日新月異，傳遞火炬及點燃聖火儀式，隨著科技化帶給人類讚嘆不已的絢麗演出，彷彿置身於古代希臘的儀式，有別以往的視覺享受。然而，現代奧運會注入時代性的新元素，過於商業化包裝的亮麗外表，使得原本莊嚴儀式的神聖意旨變得平淡無奇，精心策劃的聖火點燃儀式，缺乏宗教本身的純真，增添人們對科技的崇拜。在奧運會上，人們所信仰的對象不再是神明，宗教力量已經無法對人類產生多大的控制力，現代人開始將信仰與崇拜轉移到人類本身。邁入 21 世紀的奧運會，那些深具宗教神聖意義的儀式，不應該只表現出它的欣賞及藝術價值，更應突顯其內在精神。

參考文獻

- 毛乾洽 (1993)。奧林匹克火炬。《奧林匹克季刊》，21，58-63。
- 王成、田雨普 (2006)。北京奧運會聖火點燃創意研究。《體育文化導刊》，8，33-35。
- 何長領 (2001)。《奧運小百科》。北京市：新世界。
- 吳妍蓉 (譯) (2004)。《奧林匹克的誕生》。臺北市：貓頭鷹。(Swaddling, J., 1980)
- 吳俊宏 (譯) (2004)。《奧運·雅典·1896：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誕生》。臺北市：麥田。
(Smith, M. L., 2001)
- 李玉芳 (1988)。漢城奧運聖火傳遞。《奧林匹克季刊》，3，28。
- 李樹怡 (1994)。奧林匹克研究。謝亞龍主編。《宗教與奧林匹克》(頁 168-175)。北京市：北京體育大學。
- 卓俊伶 (1989)。如何觀賞運動會。《奧林匹克季刊》，5，46-54。
- 季一德 (2000)。《奧運演義》。上海市：上海人民。
- 徐僑珮 (2004)。《看懂奧運好好玩》。臺北市：相映文化。
- 許立宏 (譯) (2004)。《解讀奧林匹克運動會》。臺北市：中華奧會。(Girginov, V., & Parry, J., 2004)
- 湯銘新 (1998)。《冬季奧運發展史》。臺北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 湯銘新 (2004)。《奧運會發展史》。臺北市：徐亨體育文化基金會。
- 謝棟樑 (2004)。《看希臘人打造奧運：Olympic games undertaken by greek》。臺北市：聯合文學。
- 藍采風 (2000)。《社會學》。臺北市：五南圖書。
- Coakly, J. (2003).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 Controversies. (8th ed.)*. Boston: McGraw Hill.
- Durantez, C. (1988). *The Olympic Flame: The Great Olympic Symbol*.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 Hill, C. R. (1996). *Olympic Politics: Athens to Atlanta*(2n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02). *The Olympic flame and torch relay*. Lausanne: Olympic Museum and Studies Centre.
- McComb, D. G. (2004). *Sports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Nixon, H. L., & Frey, J. H. (1996). *A sociology of sport*. Belmont, CA: Wadsworth.
- Phillips, M. & Magdalinski, T. (2003). Sport and society: a student introduction. In Houlihan, B. (Ed.), *Sport in Australia* (pp.312-329). London: Sage.

Toohey, K. & Veal, A. J. (2000). *The Olympic games: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BI.